

瓠

瓠史初探集

胡牧著

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瓯史初探集

胡 牧 著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瓯史初探集

胡牧著

乐清市文物馆编

*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

(香港上水新成路93号)

浙江省乐清市华新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3.75 字数:55000 插页:

1997年7月第一版 1997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000册

ISBN 962-450-575-6/D·40156

定价:人民币6.80元 港币:10元



作者像

胡牧(1930—1996),又名新民。浙江乐清人。出生于丽水。1945年毕业于私立乐成初级中学。1949年5月参加工作,曾任玉环县人民政府科员、温州地委宣传部《通讯》编辑、温州专署水利局秘书、乐清农资公司职工。1981年提前离休,从事法律研究,成为著名律师。后又研究地方史,撰有瓯史论文多篇,并和赵一先生合著《浙南翟振汉起义》(未刊)。1984年起连续四届被聘为乐清县(市)政协委员、常委、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、文史委员会委员。并应聘为乐清县人民政府法律顾问。

K289

L1

学习胡牧同志实事求是，敢于探索的治学精神和勤奋好学，刻苦钻研，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的进取精神。

史志 1972.2.24

序

我与胡牧先生尚未见面，我们之间的关系纯属文字之交。三年前，他把自己的一篇论文寄给我看，从此以后，就常有书信、文稿、书刊往来，编织起我们的友谊之网。

过去，我在温州农村度过二十多年的艰难岁月，在农村里作学问，其难度之大，我是深有体会的。我当时尚属青壮年时期，而胡牧先生在年过花甲之后，还从事瓯史研究，这两年又身患重病，此时、此地、此体，他仍笔耕不辍，攻读不息，这种精神使我自惭不如。胡牧先生还研究太平天国，我院王兴福先生（浙江省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）与他也有关文字情缘，他对胡牧先生的用功也十分钦佩。

研究瓯史，难度很大。一是文献资料零乱，二是考古资料贫乏，浙南地区至今尚无一处遗址经过科学发掘。而瓯史是中国古史领域的重要一角，许多古文献都提到它，现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与它有血缘关系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二千年前的浙南，是一座热闹的历史舞台，只因距中原太

远,其事迹未被当时学者详细记载下来。现在研究瓯史,要靠多学科通力合作,联合攻关。胡牧先生正是这样做的,他的论文试图从文献、考古、语言诸方面进行综合考察,所引资料颇为广泛,他提出的问题有些颇具学术价值。例如《马桥文化的创造者当是区人》一文,观点颇有新意。这问题的探索可填补一个学术空白。他的一篇论文已在《浙江社会科学》发表,另一篇论文收载于《中华民族史研究》。胡牧先生不是专业史学工作者,身处农村,资料短缺,而能写出这样的论文,实属难得。这是毅力的胜利!我衷心希望胡牧先生能再以自己的毅力去战胜病魔!

胡牧先生很谦虚,他给我的一封信,把自己比作蜗牛,把自己的论文比作蜗牛留下的白色爬痕。蜗牛的爬痕太脆弱,雨水一冲就会消失。我希望他的论文集是一座石碑,把胡牧先生的心血保留下来,把他的真知灼见保留下来,永垂于古!

董楚平

1995年12月5日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

自序

生平最大的追求便是求知和释惑。但我因早年失怙家贫，十五周岁便上了独立谋生的艰难程途，旋即转入革命营垒。风风雨雨几十年，所追求的愿望不曾有过满足，以是便在五十周岁时提前办了离休。这并非为，多剩一点自主闲适的余生，去怡情山水林泉；或趁时去搞什么再就业，下商海，过个稍阔的日子。三餐粗茶淡饭，上代留下的家什用具，予我已经足矣。而是秉性难移，求圆旧梦。凭兴致所至，一头栽进了地方史的探究中去，因那里有很多谜会，给人以诸多乐趣。我于史学，和与其相邻、相关的考古学，民族学，民俗学，人类学等等，以及为了读懂古籍而应知道的上古韵，训诂等学问，均无根底，便只有从头学起。边读书，边探索，致对自己晚年的生活安排，简直到了自虐的程度。来日无多，好象唯有如此，才能稍稍弥补蹉跎了一生的缺憾。

先前只就本乡本土的史事、人物或自然环境的变迁随机作点探究，用自己的话去说点自己的见解。1989年偶从《黄岩史志》上看到当地的史志

界正就秦王朝在东越旧地有否真正建立过闽中郡进行着争论。这是一个牵涉到瓯史的问题，按捺不住，便也凑了进去。寄去的文章发表了，主编严君还热情邀我“多多赐稿。”《黄岩史志》是一块既不“收租”，也不付酬劳的园地，最适合象我这样既无财力倒贴“出版费”，又不想从文章刊出中求名获利的人去耕种。陆续在这块地上居然也发表了涉及东瓯古史的五篇东西。但好景不长，这块地终于也“因种种原因”而被迫退耕还荒了。于是改从给旅台乡胞介绍一点故土历史的心愿，向台北的温州同乡会《温州会刊》写一些东瓯古史的介绍或研究述评。这不是学术刊物，要顺从他们面向一般读者和每篇不超过二、三千字的要求。尽管如此，耕者的愿望是有其田，有这么一块田可以动动锄，舒舒筋骨，也已算是万幸，陆续也发表了五篇。

在瓯史这一待垦的处女地里，只有前人零星杂乱的少量足迹。几年在其中盘旋跋涉，走了一条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正确的路。但我仍感到有必要把它标示出来，这或许对后人寻津问道，少走弯路有所裨益。于是我着手较系统地学自己逐步形成的认识。不幸的是，正在这时——1993年的冬天，我得了喉癌，我得抢在阎君之召令到达前赶出它。

到1994年4月，两篇稿完成了，我这才放下心出外就医。

浙江社科院的越史专家董楚平教授，和我素昧平生。我试着将稿寄给他，请他郢正。他给了出乎我意料的支持。他每有自己的新著问世，新作刊出，都寄赠我一份。使我从中检索到了资料，获取了营养，受到了启示，拓宽了思路，寻到了论据。他还把我这些稚俗的东西推荐给有关社科刊物。对于董先生，我除了感激，还是感激。多么高贵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，尤其是在唯钱是图的流风之下。

治病中身体受到放疗，化疗的严重摧残。至1995年6月，转移至右颈淋巴结的癌肿极痛，并导致右半脸水肿，右半脑麻木、痛晕。在极度痛苦中，我仍熬出了两篇。但是，我实在已无力为继了，我不得不中辍自己心愛的事业，悲夫！

几位知我者促我结成集子。结集能起抛砖引玉，推进甌史研究的继续前进吗？我未敢有此自信。至多只能作为我这条爬了一世的蜗年留下的一小段蜗迹吧！

我只选了其中的九篇约5万字。把1994年后写成的《试说甌族》摆在首篇。这是写给《温州方志

通讯》的，想促动一下修志同仁们共同来研究瓯史。因受该刊篇幅限制，只概括了我的几个主要论点，未能展开论述。编辑部本已加了按语准备刊出，恰逢该刊停办，遂成了死胎。现将它摆在前面，庶可起全集内容提要的作用。其余各篇，大体依写作时间为序。这些陆续为适应不同刊物所寄的文论，某些问题和资料，往往被重复述及或引用，难以全部删削。某些观点，前后文有时不十分协调，今一仍其旧，不作改动，以便从中看出我对某一问题认识的演变。

1995年11月25日

在强忍痛苦，每日只能写二、三十字的情况下敷衍成

目 录

序	董楚平	I
作者自序		Ⅲ
试说“甌”族		1
东甌(东海)国的几个问题		9
“甌”义各说述评		21
东甌古史探索二题		25
回浦、章安演变续考		
——兼论闽越、东海国之王都和疆界		38
东越“草昧蒙翳”辨		50
甌史探略		64
马桥文化的创造者当是区人		88
“甌”“倭”“越”之称的递变		107
编后记	南向北	113

试说“瓯”族

“瓯”族在中华民族史上有过什么贡献，应处什么地位？似未被下意识地提出并研究过。但一切涉及“瓯”的论文，不管其选取的角度是什么，事实上都已在对这一问题的某个方面作出了研究和回答。

古今研究东部之瓯者，其视线主要（或只是）集中在东瓯（东越）。从已有的多数回答中，给人的印象若加以综合就是：瓯“草昧蒙翳”是一个默默无闻足称道，偏处一隅的小族。

笔者并非治史者，近年凭兴之所至，不知天高地厚地闯入这一领域，横冲直撞了一番，居然有了几点自己的看法，说出来可与刘姥姥在大观园所发宏论相媲美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今择要披露于下，聊博一笑。

（一）瓯在三代至战国末，曾是一个分布甚广建有众多方国的大族。

经考查，“区”的名称在殷墟卜辞中便已出现。

如“贞，王其狩区”，（《小屯殷墟文字乙编》六四〇四）。在《逸周书·伊尹朝献》和《王会解》中，分别提及了商初的区阳、洹深，和越洹等三个瓠族方国名和周初的且区、欧人、东越、瓠邓等四个瓠族方国名。孔晁作注时，添了个瓠余。《路史·国名纪丙》所列百越中，带有瓠字的方国，除和上述重复者外，尚有瓠越，瓠凯，西瓠、区吴。青铜器铭文上还有南瓠。

西瓠在今广西除桂林、梧州及部分玉林地区以外的广大地区，乃东瓠迁去。《太平御览》七九一引“瓠邓”时作“瓠凯”，则“瓠邓”或即“瓠凯”，乃东瓠在西迁途中建立的方国名，后即为西瓠。

有人认为瓠越即越洹。但据《索隐》，瓠越在今海南岛，而越洹地处商王朝之正东，应在鲁南。

以上均系瓠族从原居地迁出至国内各地者。瓠族在三代时主要分布于鲁南至闽北的沿海、沿江（长江）、沿湖（太湖）地区。据笔者考证：甲骨文中提及的区，离商王朝中心当不会甚远，可能在河南南部一带。且区在山东南部。洹深和越洹在山东南部至长江以北的江苏沿海。区阳在古长江口附近，今江苏仪征一带。区吴在太湖西岸的苏、浙、皖地区。瓠余为今浙江台州永宁江下游沿海，温岭

市唐岭脚的古城址应是他的都城。瓯人，可能在长江以南，太湖以东。东越（后分为东瓯、闽越），在浙东、浙南、闽北沿海一带。南瓯即闽北山区建瓯一带。

以上考证限于资料，十分粗略，并且未必个个正确，但就瓯族分布的大范围来说，不致有大的出入，若与《山海经》的记载相校核，彼此相符。据《海内东经》载：“海内东北陬以南者，钜燕在东北陬。盖国在钜燕南，倭北。倭属燕。”据董楚平考证：“盖”即鲁南的“奄”，“倭”即是“瓯”，亦即是“越”。《海内南经》则载：“海内东南陬以西者，瓯居海中，闽在海中。”可见《山海经》所匡定之“瓯”在鲁南的奄国之南，直至闽北。

根据已有的几项数据，如关于东瓯，闽越兵力的记载，东瓯、西瓯受降的人口，可以推算出秦汉之际瓯族的人口有近百万，这还不包括已融合于越族和迁至世界各地的大量瓯族人口。

（二）吴越文化底层的土著文化，应主要是瓯族文化。

新石期时代晚期，太湖、宁绍地区的文化面貌已趋一致，可称晚期良渚文化；而宁镇地区是北阴阳营文化。至西周时期，茅山两侧的文化面貌仍泾

渭分明：西侧的宁镇地区是吴文化区；东侧的太湖地区是越文化区。大约春秋早期，宁镇地区的文化面貌产生明显越化现象，笔者认为，这是瓯人迁至该地区并建立了“区吴”之故。而在太湖地区，自良渚文化在 4200 年前突然消失后，经历了数百年的空白，出现了马桥文化。这创造马桥文化的主人，笔者认为系迁入后建立起瓯人等方国的瓯人。春秋早期马桥文化也突变：青铜文化由西向东渐次发达，笔者以为这反映了越人南下与瓯人的进一步融合。由此终于形成了统一的，大同而小异的吴越文化。

基于上述，笔者推定吴越文化底层的土著文化，或曰吴越地区的原始土著居民，主要是瓯人。其根据主要是：

一、已如前述，自商、周以降，在吴越地区居住并建立方国的是瓯人；

二、马桥文化，引起吴文化突变的文化，其特征与瓯文化相符，并均与良渚文化有继承关系；

三、在原马桥文化地区的今沪郊各县；原区吴地区的皖东南的铜太等方言区；原东瓯地区的浙南地区；以及原西瓯地区的今广西侗台语之间，都还可在语音、语法方面找到一些相同的语言化石。

这不能用借用来说明，只能说明他们之间都有同语源，同族源的关系；

四、据董楚平研究论证：“倭”、“越”本同源。而“越”、“甌”、“倭”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记音符号而已。

（三）海洋孕育了甌族的文明，海洋的变迁导致了甌族的大迁徙。

美籍学者杨江，根据语言、建筑风格，人种遗传、社团组织的特点，宗教的相似性，以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考察研究，认为马来——玻里尼西亚人的祖先，在六千年前，从中国的福建出发，向南穿越菲律宾和印尼，尔后向两个方向继续迁移。一路向西，直至马达加斯加；一路向东，至夏威夷和伊斯特岛。

日本学术界寻根，考古学家在江南找到了已经死亡的越文化遗存，民族学家在云南找到还活着的越文化标本。

越南史家陶维英认为如果徐广注东甌王之姓“一作骆”正确，则越南北部的雒越人亦自浙闽迁去。越南神话传说中的始祖雄王之母为姬姬，笔者以为姬姬应亦为甌人。她生有百子，暗合百越之说。